

【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5986/j.1008-7192.2024.04.001

数字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困境与突破

陈雪云,王成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回归马克思的表述,总结出人的全面发展需包括个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的发展。人类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技术为人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自由时间消解,阻碍了人的本质力量发展,助长了个人主义,并对人的交往也产生消极影响,为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发展带来困境。对此,需要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主体层面探寻破解困局的方式,让数字化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存在。

关键词:数字化;个性;社会性;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4-0001-08

对“人”的关注是哲学难以避开的话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终极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之上,探索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条件,并深刻认识到了科技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进入到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生产力的21世纪,技术哲学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均迎来了新的伦理转向。基于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有不少学者乐观地认为它能够“把人类从繁重困苦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对人类自身能力发展不充分的地方进行弥补……”^[1],这种观点更多地看到了数字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可能性的一面。当然,也有部分学者预见到了数字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蓝江^[2]就对数字资本主义、智能拜物教等进行逻辑解构并展开深刻的批判。

总的来说,关于科技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研究虽然硕果颇丰,但是纵观这些研究,直指数字化消极面的研究并不多,也鲜有学者从人的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入手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解构,将数字时代的特征、数字化的应用发展与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发展加以联系的更是少之又少。因而,在数字时代这一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篇章中,在多数人对数字

技术的狂热中,清醒地认识数字化潜在的困境,在数字化视域下深化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并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引领指导数字化创新发展,既是理论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进步与人类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本文将从新的研究视角出发,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化繁为简地总结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个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的发展;进而详述数字化给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双面困境,通过对其种种表现及其原因的分析,提出走出困局、实现数字化与人协同发展的解决路径。

一、个性与社会性: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体两面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得来的。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发展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252},强调了人是现实的、是发展着的、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具有独立意义的人,并且与动物所不同,人是“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4]57}的,这就体现了人的自由性、个

收稿日期:2024-03-27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原理’课教学的有效性研究”(2021S4)

作者简介:陈雪云(1997-),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王成(1982-),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E-mail:chenxueyun97@163.com

性的一面;同时全面发展的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35},则体现其社会性的一面,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描述中可以得出,人是个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人。

确认了人的本质这一理论基点,马克思进而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则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189}。因此所谓全面,便是要在个性和社会性上都实现全面发展。学界通过整理大量的文献、文稿,普遍总结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包括“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这三个基本的方面^[5]。前两个方面各自强调的社会性与个性自然不言而喻,而第三个方面所说的人的需要与能力,既有自然性和独特性的一面,是每一个人根据自身的生产生活情况形成的特殊而具体的、个性化的需要与能力,也是在社会中、在与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共同构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因此又有社会性的一面。这三个对全面发展的具体描述进一步说明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个性与社会性的自由充分而全面的发展。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马克思不仅明确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内涵,也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条件。所谓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具体应包括人的个性化需求得以满足。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6],人的主体性得到全面提高,实现让“个性的人”来取代“偶然的人”。对此,相应地就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急速发展的生产力来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以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人是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完善的,在不能满足自己的吃喝住穿等基本需要的时候,人“就什么也不能做”,更毋谈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二是获得真正的、充足的支配自由时间,即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7]。三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提升与发挥。这是让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提升人自身的主体地位的核心条件之一。

而人的社会性的全面发展,则主要体现在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因为人的全面性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3]501},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自由。因而要实现社会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要求人应当处在全面丰富的社会活动当中,因为人是在各种活动中发展自身的;人与人形成和谐而美好的社会关系,合理普遍的社会关系是实现人的发展的直接条件^[8];人类形成普遍交往,让狭隘的人成为世界历史的、普遍的人,以克服人的局限性等。

值得注意的是,个性的发展与社会性的发展,并非是互相矛盾、互不关联的两个方面。相反,二者具有协同性,不仅缺一不可,而且相辅相成。

首先,无离开社会性的个性。马克思提出“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4]84},且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一个人的最终发展均离不开人类的普遍交往。普遍交往能克服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因地域限制所带来的狭隘性;能够使人的社会关系得到丰富和发展,进而促进个人的素质和能力等个性化才能的提升;能帮助个人从全人类的文明中汲取到养分,滋养自我发展自我。从普遍交往对人的个性的影响以及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亦可得出,个性离不开社会性,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性的全面发展。其次,社会性与个性相依。马克思强调狭隘的个人要由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才能实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反之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人是从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中脱胎而来的,人类社会正是因每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社会性而得到存在。个体在生存与发展中彰显其独特的理想、认知与能力的过程,也是社会得到丰富和进步的过程,良好的、和谐的社会将进而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再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此循环,互相促进。由此可见,人的社会性与个性相依,个性的全面发展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环节。

由此看来,人的个性与社会性的自由充分和谐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体两面,也是实现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的实现没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也无谁更重要之分,任何一方面若有缺失,都不能算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困境: 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双重困局

当代人处在数字化生存中,这种数字化的新型生存范式悄无声息却又广泛地影响到人类的物质

世界和精神世界,从而影响着人的发展。这种影响无疑具有积极的一面。首先,在个性的发展上,数字化技术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和社会的极速发展,从而提供人的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也为人节省下不少劳动时间,为未来人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时间,从劳动中获得彻底解放提供前提条件。此外,比特世界中的信息传递能以光速进行传播,无重量无颜色,看不见也摸不着,却能承载着数以亿计的信息量,为人储存下海量的资源,形形色色的数字平台则增加了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可以说数字化为满足人的个性化需求、提升人的才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在社会性的发展上,伴随数字化产生的智能化与虚拟技术拓宽了人们活动的领域与交往的方式,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也为人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从而为人获得和谐而丰富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性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可以说,“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9],数字化所展现出来的文明性与发展性,为人的发展带来无限可能,也因此几乎掩盖它带来的重重困局。只有充分认识到数字化生存中人的发展面临的,或者是可能面临的困境,明晰其原因与表现,寻找出解局之法,才能更好发挥数字化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 数字化生存下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困境

(1)个性的自由发展困境——自由时间的消解。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的占有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因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0]532},一方面数字化技术为劳动者节省下了大量的生产时间,但是这些时间不会自己自觉地转化为人的自由时间,因而另一方面数字化也可能在无形中造成人的自由时间的消解,从而阻碍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这种消解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生存模糊了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边界^[11],或者说使得工作日的时间与休息日的界限难以划清。数字化技术应用越广泛,在生活中渗透得越多,这个界限就愈加模糊。例如,此前某明星官宣恋爱爆

出热搜,超负荷的点击量致使平台难以支撑引发微博瘫痪,程序员结婚当天在婚礼现场加班修复,这也代表着当代广大劳动者的工作现状。对于许多劳动者来说,跨越时空的数字化技术,使得看似福报的“弹性工作制”,成为了无偿加班的代名词。究其原因,其一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尚不充分,所提升的效率有限,未能完全帮助人从劳动中完全解放;其二正因为数字劳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得资本控制劳动的形式具有了多元化与复杂化的特征,让“数字生产或劳动能够更为广泛地占有劳动者的身体与时间”^[12],在这种无形的占有中,人自然而然地迷失了自我,迷失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边界。因此,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不完全代表人们获得了真正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甚至这种虚假的自由时间会消磨更多的精力使得人更加疲惫,难以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去提升自身的素质与能力,从而限制了人的发展。

资本隐蔽的监视和剥削,个体的行为不自觉地沦为生产的一部分,即自己的自由娱乐时间其实也是在为他人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每一个人的每一次的点击,每一次划走,每一秒的停留,都会被记录在大数据中,无偿地为资本提供信息,成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以互联网为例,其背后的各大厂商在掌握了从网络平台搜集到的用户数据后,将它蕴藏的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喜好等信息进行各种商品化处理,也就是说人们各种不自觉的精神活动也逐渐被纳入到数字化的生产系统中,为资本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于是数字化生存“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13]469},让资本对人的剥削更加隐蔽、更加肆无忌惮,进一步模糊了自由时间的边界,使得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不仅没成为人的积极存在,反而成为资本剥削的一部分。

(2)个性的全面发展困境——技术依赖下的人的本质力量的片面发展与停滞。人的本质力量,是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各种能力的总和,它既是人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人能够适应环境、解决问题、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即体力、智力、创造力等。随着数字技术的提升,这些力量在一些情况下不仅没有更加得到确证和加强,反而有被削弱的倾向,或

是造成了这些能力、机能的片面的发展,或是造成了其发展的停滞。

在物质力量方面,数字化生存给人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健康问题却难以察觉,它更肆无忌惮地消磨着人的身体,使人的各项机能面临倒退的风险。容易忽视的是,数字技术磨灭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线的过程也是增加劳动者劳动强度的过程,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的过度损耗,都给现代人带来不少身心上的问题,亚健康成了普遍的状态。此外,数字智能产品虽替代人从事各种体力活动、高危工作,计算机以其高效的运算方式替代人类原始的计算,便利的导航系统能带领人在大海、沙漠中穿行……然而,却也导致许多人失去了攀登的勇气,增加了人的惰性,剥夺了人原有的方向感等各种有助于人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机能。数字时代带来的一切,一方面解放双手,但却让人几近忘记了如何使用双手。

除了物质力量,人的精神力量也没有摆脱被异化的命运。数字化世界中,由于比特飞速地传递着数以亿计的信息,因此人每天接收到信息的速度和数量极为可观,遗憾的是,这些信息光有量却未必有质,常常是未明真伪的、低质量、统一化的,其结果就是包围在这种信息中的人的认知和思维水平难以提高,到一定水平便失去创造性和批判性,这种情况下,“数字化生存的世界彰显了单纯工具主义的感性,精神自由的丰富性在泛娱乐化、泛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中日益被消解,意义世界被彻底地平面化了”^[14]。简单来说,数字化生存使人从属于数字操作性,从属于比特带来的花花世界,“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造成智力的荒废”^{[15]49},也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贫瘠,被异化为技术的附庸,局限了人的发展。

2. 数字化生存下人的社会性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困境

得益于数字虚拟技术的发展,人的活动范围在虚拟空间中扩大了,世界似乎变小了——现实距离几乎不再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障碍。然而,数字化生存的虚拟化特点也容易遮蔽人的社会性本质——在1与0的交替下,在数据空间独有的运行逻辑下,“数据的符号逻辑与集合性叙事取代了实践的现实逻辑与社会性结构,并以此掩蔽了现实性实践基础

上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否定了现实与社会性的个人”^[16],不知不觉中阻碍了人的社会性的全面发展。

(1)社会性的自由和谐发展困境——数字资本引导下人的一致化与个人主义盛行。人的活动的全面丰富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定性之一,数字化生存为人提供了多元的活动、多样的选择,从学习教育到娱乐消遣,从免费到付费,可以随意进行挑选。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人们看似在数字化提供的丰富活动中自由地做选择,殊不知弹窗里猜你喜欢与精准推送已经悄然引导着人们做出决定。以旅游为例,现代人出行前会通过平台查找各种“攻略”来确定最佳路线避免拥堵等,最终却在智能推荐中精准挑中了人群拥堵的地方。这是因为,平台大数据能结合个人日常喜好引导着人们“自愿”做出更符合资本利益的选择,这就让许多人的活动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乃至让人陷入信息茧房,从而塑造了更加单一化的个人,这与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相距甚远。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在那里人的活动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或批判者。”^{[3]537}也就是说,那种拥有自由自觉的、全面丰富的活动的人方有可能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数字化生存中,在算法的推波助澜下,人们做出的自以为自由的选择其实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受到资本意志筛选过的选项;而各种性格能力测试等,则将人标签化、归类,甚至将人一一匹配到算法量身定做的岗位上,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发展变得标准化、模式化、片面化,难以突破和超越。

此外,数字化技术推动社会化大生产,让跨时空跨地域的合作成为可能,小到一支铅笔大到一架飞机,如今都要由许多个人和集团共同创造生产,为世界历史上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谱写了前奏。但同时也意味着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自己独立完成一种产品的生产,人人似乎都成了无法移动的“螺丝钉”,难以突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全球化的合作、社会化的大生产也并未带来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交往,反而在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比以往要更明显。张雄^[17]在叙述比特所构成的数字化的虚拟世界的特征时也描述了对数字时代人的这种矛

盾:“现实的原子世界中,人的行为发生主要依赖于经验、习俗和惯例等;比特世界所带来的行为发生学原理,却侧重于直觉、想象、创意等因素的驱动,人性中的社会性倾向与私向化倾向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显激烈。”原因之一是与进入数字信息时代前的原子世界相比,在虚拟世界中,个体容易只关注到自己的心情、体验感等,同时又难以切身感受网络另一端的人所体会到的具体的喜怒哀乐,于是数字化生存便成了助长个人主义生长的沃土,更严重还会引发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而网络的传播则使这种个人主义更快更广地扩散。原因之二是数字信息的操控者们,往往是资本的所有者,他们在资本的推动下,通过对数字的掌控权,利用信息差、信息不对称来从中获利,包括但不限于控制种种舆论走向,使得个人主义潜移默化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曾发布的一项报告也曾指出,平台所有者具有从数据中获益的垄断地位,因此最大的一些全球平台收集的数据难以为他人所用,于是数字资本主义也由此诞生。无论是由于受到数字资本引导而导致人的社会活动出现单一化趋势进而塑造了单一化的人,或是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生而盛行的个人主义,都阻碍了人成为独特而社会关系全面丰富的人。

(2)社会性的全面发展困境——虚拟实践下的人与人交往的疏离。人际关系、人与人的交往程度是衡量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部分,甚至“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8]295}。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智能技术能为人提供多样的交流交往方式,大幅度提升信息流通与交换的速度。从前,车马很慢,从京师到宁古塔,1 500 公里路途,至少需要五个月即 150 天的时间,现在,随着交通的发达,北京到牡丹江飞机一日可达,而比这更加快速的是实时的网络音频连接等方式,光速实现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

但是,1 与 0 构成的世界中,在真实与虚幻的交错下,人的交流从线下拓展到线上,更方便的交流方式却未必给人带来更加和谐的关系和更深层次的羁绊,反而带给现代人莫名的割裂感^[19]、愈加严重的疏离感,人越是深陷于数字化生存,这种孤独与割裂感便有更加严重的倾向。由于比特的运动速度极快,数字产品能给予人更多的即时满足,但

也因此让人容易忽视现实世界中的人与物;又因为其无色无形,网络世界具有的遮蔽性给人提供了更加没有束缚的空间,但也因此让人分不清处在网络两端的人的真实面目,甚至有让人在虚拟世界迷失自我的风险。这个时代也不乏出现以下场景:同在一个屋檐下,比起彼此真实的互动,微信等线上交流似乎让人更加轻松;心情郁卒时,翻遍列表中成百上千的好友却无一可以倾诉衷肠,徒留“万家灯火无一盏为我而明”的孤独感。如此种种,论其缘由:其一是由于虚拟化技术发展不完全,现实与虚拟既不能完全融合,也没有清晰的界定,因而让人产生割裂感,进而导致一部分人在现实中难以建立真实的、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其二是网络社会的制度建设尚不完全,自由的尺度、人与人的界限尚不完全明晰;其三是人过度依赖虚拟世界中的情感体验而对现实缺乏关心,而虚拟空间中的交流又往往因缺少真实性而缺乏情感共鸣和深度理解,于是更加深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孤独和社交隔离。因而有人感叹这个时代明明人的交流变得更方便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更浅薄了。

另外,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表明,不少人认为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下降了^[20],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的社交障碍。除了使用各种表情包颜文字来替代自我情感表达,人们也习惯于点赞转发或是直接搬运现成的高热度博文等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与想法。久而久之,在一次次复制粘贴中,词汇量变得匮乏,思考和表达变得怠惰,逐渐失去面对面交流的技巧以及深层的表达能力——出现“情在心口难开”的现象,这也间接导致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疏离,难以全面丰富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就“社会关系决定着人的发展程度”这一结论而言,数字时代给人的交往带来的便利有目共睹,但靠数字化生存中连接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单薄的交往与社会关系,也可能限制人的社会性发展。

三、从困局中开新局:走出人的全面发展困境的三重路径

如上所述,我们既处在数字化为人提供的便利中,也有可能陷入到数字化所带来的困境之中。

这境况与马克思曾经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导致人的异化所作出的批判无异: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发现与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更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了愚钝的物质力量^{[4]676}。但是,认清数字化带来的困局并不意味着对它全盘否定,须知技术本身无罪,它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是作为人类走向幸福未来的一把双刃剑,其积极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因噎废食的犬儒式逃避,幻想人类回到过去、简单粗暴地限制数字化的发展并不可取。而是应当积极发挥数字化本身具有的文明性,即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一面,从多方面入手,保持人的主体性,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保证数字化发展的方向,让数字化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1. 以数为擎:发掘数字化潜能,让数字技术助力人类发展

时代浪潮滚滚向前,不用或者滥用数字化技术都不利于人的发展,如何发掘数字潜能,助力于人类发展是当今数字时代的重要课题。

首先,以创新驱动数字技术发展,克服由于技术缺陷给人的发展所造成的障碍,在技术不断创新中为促进人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数字化有着无限的潜能,能用于生产、教育、生态、文化、通信等众多领域,对提升生产效率、提供资源、改善环境、变革交往方式等具有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应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发掘其有用性,扩展数字技术的运用领域。现下虽囿于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劳动者不时要受到因智能产品本身的缺陷而导致的自由时间被占用;数字虚拟技术带来的虚拟与现实的割裂,也难免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阻碍。为此更要不断以创新驱动数字化发展,技术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将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得以解决。

其次,加强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让人的发展引领科技发展。数字化于人的发展是正反馈还是负作用,不能只从数字化本身寻找原因,究其根本,应探寻支撑其发展的底层价值逻辑,让数字化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才是正道。如马克思所说,黑人只有在特定的关系下才会成为奴隶,纺纱机也只有在

特定的关系下才成为资本^{[3]723}。当今的数字化应用,受到时代的局限性,仍陷于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而这种资本导向的数字化则容易导致“数字异化”“数字霸权”等问题,桎梏人的发展。对此,需要加强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引领科技的发展与使用,让数字技术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助力人类发展。

2. 以制为约:加强数字化时代的制度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

除了发掘数字化技术本身的优势潜力,还需要加强数字化时代的制度建设,明晰数字化生存边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首先,完善人工智能与数字化的顶层设计,为信息技术的合理开发与应用提供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1]这就需要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来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建立和完善智能社会配套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网络社会中的不良行为限制在制度的牢笼里,营造风清气正的信息网络环境,让信息技术从开发到应用环节均切实做到以人为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纲。

其次,加强对数据资源与信息技术平台的管理与监督,遏制数据的非法搜集与不当使用,合理高效地利用资源。为此亟须建立健全大数据与算法的监管体系,防止个人数据和隐私泄漏,杜绝来之不易的数字资源被个人或集团不当利用甚至是非法利用——让严格的监管体系与管理政策明晰数字化生存的边界、网络世界中人与人的边界,遏制数字时代个人主义的盛行、数字剥削等的不良影响,合理地管理、分配、使用数字资源,帮助人们更好地通过数字网络获取所需信息、参与健康而丰富的社会活动,以满足人的需求与能力的发展要求,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 以教为先:以教育助力提高人的素养,把握人在数字化中的主动性

技术的使用重点在人,全面发展的实现关键也在人,数字化时代更是对人的知识技能以及个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人们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而教育则是使人获取丰富知识、全面提高素质

的必要途径,马克思甚至认为它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为此必须要以教为先,通过教育保持人在数字化中的主动性。

首先,加强数字化技术的相关教育和培训,提升人的信息素养。数字时代对人们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素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并非意味着要求每个人都会敲代码、写程序,而是要尽可能了解数字世界的相关运行逻辑,认识到数字空间中呈现的信息与选择可能存在的误差与扭曲,避免产生对数据的盲目崇拜与技术依赖。因此,加强数字化技术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人们的数字化技能和个人信息素养,保持人在数字化中的主体性地位,均为发展之需。

其次,以人文教育激活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把握人在数字化中的主动性。技术只是辅助手段,最终决定人的生存与发展方式的只能是人本身。面对数字时代中便利却又存在陷阱的智能化技术,是在依赖中沉沦还是在主动中进取,是甘愿被定义被标签化抑或是坚定自我,是追逐利益至上还是要追求全面发展?前者通常容易让人被数字所奴化、异化,成为数字的附庸,而后者才能促进人的真正解放。对此,需要加强对身处数字化时代中人们的人文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念与价值观进行引导,防止资本主义奉行的流量为王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渗透,杜绝个人主义,从根源上保持人在数字化中寻求自身发展的主动性,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数字化技术对于人的发展是福音还是灾难,取决于其在何种价值负载逻辑上被如何使用。面对数字化生存中人所面临的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困境,需辩证地对待客观地分析,发挥出数字化的积极效应,在困局中开新局,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以及主体的教育层面等多角度入手,赋文明以数字,也赋数字以文明,让数字化赋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何云峰. 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J]. 探索与争鸣,2017(10):107-111.
- [2] 蓝江. 从智能拜物教到算法价值——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5):15-23.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吴向东. 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1):29-37.
- [6] 沈现斌,曾家华.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及实践启示[J]. 理论视野,2022(9):19-24.
- [7] 刘伟兵. 自由时间的富裕:共同富裕的时间向度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J]. 青海社会科学,2023(4):5-12.
- [8] 付洪. 浅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条件的理论[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34-140.
- [9] 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N]. 人民日报,2021-09-27(01).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1] 焦成焕,魏艳平. 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数字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J]. 山东社会科学,2024(3):97-105.
- [12] 周露平. 数字化生存的批判与建设[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96-106,131,171.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4] 冯静,王军魁. 数字化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J]. 理论探讨,2021(5):77-83.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6] 钱镇. “数据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审视[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3):32-41.
- [17] 张雄. “数字化生存”的存在论追问[J]. 江海学刊,2022(4):22-31.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9] 石浩,杜仕菊. 元宇宙的现实境遇、逻辑批判及其未来进路——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分析[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9(1):120-132.
- [20] 王志伟. 这些年轻人为何“词穷”[N]. 中国青年报,2024-02-27(07).
- [21] 习近平.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4-26(02).

(下转第92页)

九成宫图》、(清)冯宁、蒋懋德《九成宫图册》、(清)袁江《九成宫图》、(清)袁耀《九成宫图十二屏》等。

⑭(唐)贞观六年(632年)魏徵撰文,欧阳询书丹《九成宫醴泉铭》。

⑮由于画中的亭台楼阁普遍具有较高耸的台基和遭到刻意压缩的屋面,因此立面形象大体都是沿着铺作层上下对称布置,连接当心间两平柱的柱头、柱脚,“X”线的交点基本就是建筑形心所在,且常在此处安放人物形象加以强调。

⑯《说文》释“基,墙始也”“准,平也”,即用于规范块、面的抽象线性参照系。

⑰譬如界画的打底网格就大多采用画中建筑的足材广作为基准单元的边长,这和《营造法式》“以材为祖”的规训是一致的。

⑱如彭一刚在文献[9]中提到:“凡是和人有关联的物品,都存在着尺度问题。例如供人使用的劳动工具、生活日用品、家具等,为了便于使用都必须和人体保持着相应的大小和尺寸关系。日长天久,这种大小和尺寸与它所具有的形式,便统一为一体而铸入人们的记忆,从而形成一种正常的尺度观念。”画作受幅面限制,在以人中心向外围扩散时,常呈现出越远离则比例越失衡(景物、建筑偏小)的倾向。

⑲如张筱晶在复原宋代城楼建筑时即是利用界画中的人物高度逆推出建筑真实丈尺(采取的方法包括“透视法”和“等比法”),见文献[10]。

⑳以避风杳为模度的现象仅在左侧三组建筑中成立:位于画面左下端的①号水殿契合度最佳(其上檐枋拱亦完全受网格控制),而其上方的④号楼阁和⑦号亭台仅在大关系(如柱额定位、开间分划)上符合网格,更细微的枋拱分布已与避风杳无关了。

㉑大量等距排列的辅助线段被用作上、下层的枋、拱、耍头、阑额等构件边缘线,且相邻构件间的连线未被擦去,可知网格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乍看有过于细密之嫌)。从图中量得的数据看,最高的人像与最大的七铺作高皆为23.8毫米(最小的五铺作高14.9毫米、最小七铺作高14.4毫米),自近及远的单材广分别取2.4毫米、2.1毫米、1.45毫米,足材广则是3.3毫米、2.9毫米、2.0毫米,七铺作总高的上下限正对应于单材广上下限的十倍。

㉒李义娜认为:“界画采用一种类似轴侧图的绘制方式表现建筑单体,使其呈现出基本准确的长宽高比例关系和符合视觉感受的局部构件,但是仍非透视理论下的‘比例准确’。”见文献[11]。

㉓按《营造法式》规定,不同构架类型的柱径从一材一栿到三材两栿不等,界画绘制得多是高级殿阁或楼阁,应不小于两材一栿,由此看来,画中刻意缩减柱径是普遍现象。

(上接第7页)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s in Hu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CHEN Xue-yun, WANG Cheng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s the value goal that Marxist doctrine has always pursued. Recalling Marx's express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hum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personality and sociality. As human beings enter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technology brings opportunities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unknowingly causes the disappearance of human free time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therefore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essential power, promotes individualism, negatively affects human interaction, and brings difficul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ersonality and sociality.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ways to solve the dilemma at the technical, institutional and main body level, so that digitalization can become a positive presence in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digitization; individuality; sociality;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编辑 王思齐】